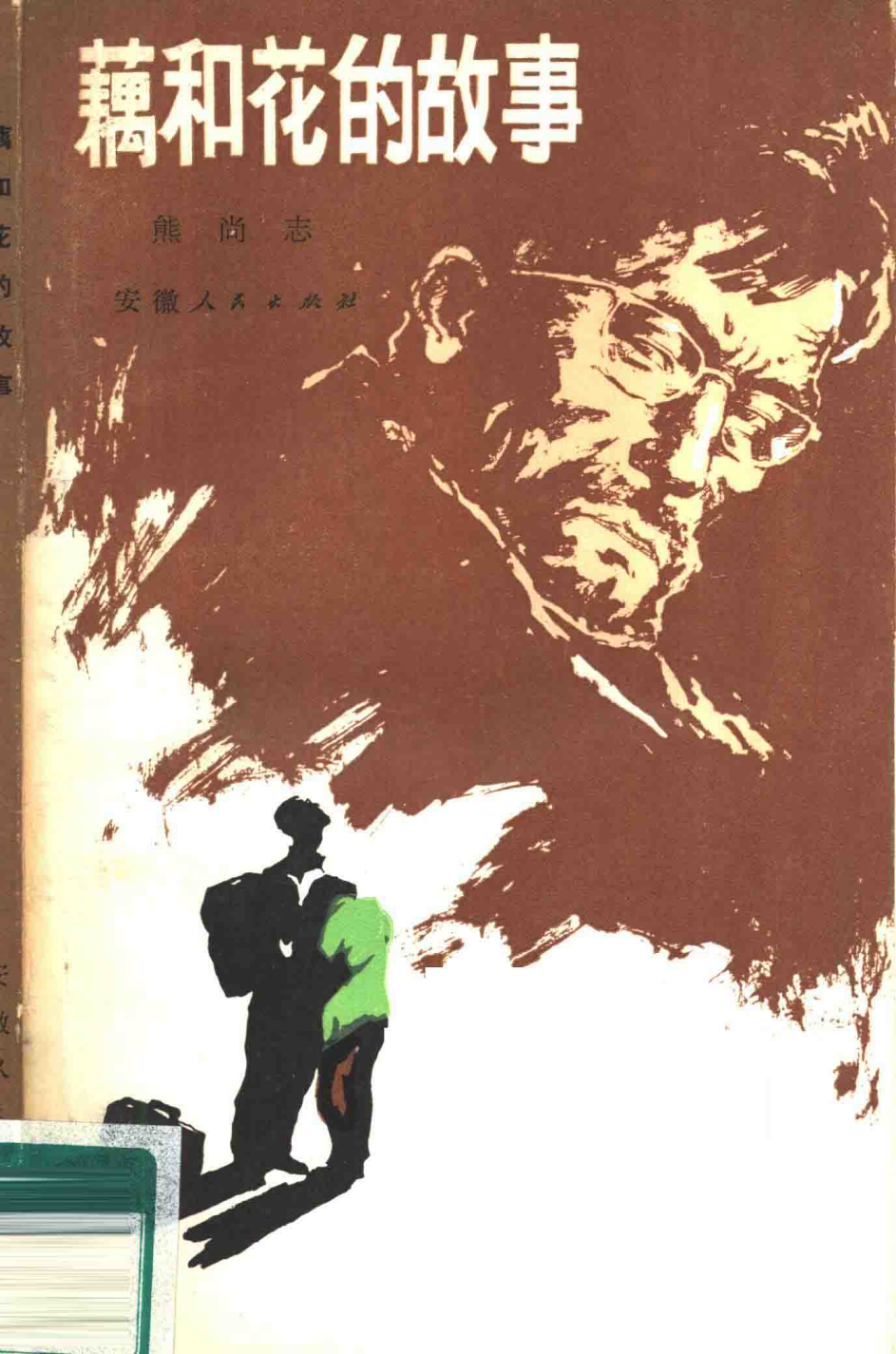


藕和花的故事

熊 尚 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藕和花的故事

熊 尚 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二十年来政治风浪中的遭遇和相互关系的变迁。作品把一个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教训，凝聚在丁哲一家四口人的命运中，展示在读者面前，供读者思考。

责任编辑：张保真

封面设计：宋子龙

插 图：自 佳

藕和花的故事

熊尚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5 字数：93,000 印数：30,0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50 定价：0.33元

引 子

啊，荷花！晚霞似的花瓣，金子般的花芯，摇曳于清风之中，飘香在绿波之上。多少诗人赞美她，多少画师描绘她，多少人把她比作品格高洁的象征——“出污泥而不染”。

但是，有谁赞美过那深埋在污泥中的藕——荷花的伴侣、莲子的父亲？

荷花依赖于藕而生存，莲子是藕的生命的结晶，丝丝相连，孔孔相关，不能离也分不开！然而，超脱自然界，却有着另外一种无花的藕和无藕的花……

一

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雨了。江岸上的柳树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垂下了头，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嘶叫，堤坡上汽车的喇叭声和刚靠岸的轮船汽笛的尖叫，汇成了一片嘈杂的噪音。雷雨前难耐的闷热，把人们驱赶到江边来。人们盼着一场透雨、一阵好风。江边的柳林里，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女人微微地闭着眼睛，面色平和沉静；她身边的那男人却似乎为溽暑所苦，呼吸感到窒息。他敞开白衬衣的前襟，两眼出神地凝望着天边一团刚刚涌起的乌云，对瞬息万变、无限壮美的苍穹，他脸上流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奇和惊叹。

一阵江风挟着灰尘和鱼腥闯进了安静的柳林，低垂的柳枝象突然获得了生命，飞舞起来。几丝散发随风披盖在女人的脸盘上，男人转过头来，用手指把散发一丝丝地勾勒到她的耳边，动作那么轻，就象母亲生怕惊醒了熟睡的婴儿一样。他轻轻地唤着：“春英，起风了……”

春英慢慢地睁开眼睛，报答了他一个动人的微笑：“丁哲，我们该回家了。”

丁哲站起身来，去招呼在柳林里玩耍的两个孩子……

一阵急雨过后，夜幕徐徐降临了。

丁哲戴上了那副轻度的水晶近视眼镜，拧开日光台灯，坐在写字台前，打算把他白天已筹思成熟的几条意见摘记下来，在今晚“鸣放会”上发言。他认为这是一项严肃工作，其严肃性不下于他在课堂上对着心爱的学生宣讲古罗马史。这里同样需要的是观点明确、材料翔实，没有必要旁征博引、炫耀才学，自然更不可信口开河、敷衍搪塞。

春英将一杯茉莉花茶送到他的手边，然后，悄悄地坐在旁边的一把藤椅上，给孩子们缝补衣服。他们八岁的女儿双手撑着脑袋，大眼睛骨碌碌地转着，思考着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儿子坐不住，这个七岁的小家伙刚上一年级，此刻，他悄悄地溜到爸爸的背后，伸出小手，猛地摘下了爸爸的眼镜。爸爸抓住儿子的手，说：“你应该去写作业，你的作业写得多糟啊！虽然不要求一丝不苟，但也不可信笔涂鸦呀！对么？”

儿子偏着头：“不！你不讲故事，我就不写作业，也不让你写作业。”

“这样就不对了。把眼镜给爸爸，爸爸有要紧



“把眼镜给爸爸，……爸爸要写发言稿，帮助党整风。”

CONFIDENTIAL - SECURITY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 SECURITY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 SECURITY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 SECURITY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 SECURITY INFORMATION

事。爸爸要写发言稿，帮助党整风。你懂不懂？”

儿子鼓着小嘴，把眼镜藏到身后去了。“那你讲个故事，我就把眼镜给你。”

“那好，就讲个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呢？”

“讲打仗的。要不，就讲谁最会飞！”

女儿也抬起头来：“不！讲读书的，讲谁最喜欢读书。”

春英抿着嘴笑了，看着父子三人，说：“一个娘生的姐弟俩，性情差得这么远。哎，我常想，他们这一代算是幸福了。难怪爸爸常说，当年他们长征两万五千里，就是为了子孙过上好日子。孩子们这代人的命运，再也不会象老一辈那样艰难了。”

被一对娇儿娇女纠缠住了的丁哲并没听清楚妻子的话，他正为难地向儿女摊开双手：一个要打仗，一个要读书，这问题确实有点不好解决呢。“这样吧，爸爸是教书的，就给你们讲一个读书的故事。”

儿子嚷起来：“不！不！要打仗！我要打仗的！”

爸爸对儿子摇摇手：“爸爸不会打仗。现在开始讲了，从前呐……”

儿子斜着眼睛看爸爸：“呃——，你讲故事为什么老是‘从前呐’？”

“不是现在，也不是以后，自然就是从前。故事，就是从前的事。”爸爸向儿子耐心地解释着。

姐姐瞪了弟弟一眼：“松子，你别打岔。”

松子没有办法：“好好！从前就从前吧！”

“从前呐，有个逊志时敏的青年人……”

春英笑着打断丁哲的话：“书呆子，才七、八岁的孩子懂什么逊志时敏？他们不是你教的那些大学生！”

“哦，，对对。从前，有个人最爱读书了，他攻经读史，博览群书，每晚都要读到鸡叫。人太疲倦了就要睡觉，对么？”

松子晃晃小拳头：“要打仗我就不睡觉。”

枝子朝弟弟打了个手势：“嘘——！别吵。”

“这个人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博学多才的人，他想了个不睡觉的好办法——在屋梁上悬了根绳子……”

松子拍着巴掌跳起来：“哦！哦！我知道了！要睡觉就抓住绳子打秋千！”

丁哲一本正经地说：“非也！他还在身边随时准备着一把锥子。他把绳子系着自己的头发……”

枝子疑惑不解地眨眨眼睛：“这是干嘛呀？”

“他如果打盹儿，头就必定一顿、一顿的，头发被绳子系住，不就痛得睡不着了？要是这样还想睡觉，他就下狠心拿锥子锥自己的大腿，锥得血都流了出来。身子一痛，也就不想睡了。”

松子惊骇地睁大着眼睛，说：“啊呀！这人多

勇敢！他一定老打胜仗！他一定是解放军叔叔！”

枝子站起来反驳弟弟说：“不！他那么爱读书，一定是三好学生。这法子好极啦，以后，我做作业时困了，也这么干。妈妈，好么？”

春英将一盆温水端到丁哲面前，一边回着女儿的话：“不好，不好。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大书呆了，再添两个小书呆，那不把我愁死了呀！”又转身对丁哲催促说，“别掉书袋啦！快来洗脸！”

丁哲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遵命，娘子！”

春英笑骂道：“鬼东西！三十五岁的人了，还是这么伢儿气的！”

松子觉得很好玩，扑上去，撒娇地抱住妈妈的腿，一个劲地喊着：“娘子！娘子！”

枝子捂住弟弟的嘴：“那是大人讲的话，是爸爸说的，你不能说。”

松子对姐姐做了个鬼脸，学着爸爸的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非也！我也是书呆子！”

一家人都哈哈地笑了。

丁哲对梳洗是颇为讲究的。洗过脸，双手总要在脸颊上用劲地来回搓揉着，直到皮肤发热发红为止。然后，把冒出来的黑胡茬一根一根地剪短。接着，用牛角梳子把黑而柔软的长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平平贴贴的。他不愿头上有一根乱发、衣服上有一点污斑。他自幼就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

梳洗完毕，他重新在写字台前坐下来，继续拟写发言稿。自从鸣放运动开展以来，他的心一直是兴奋的、激动的：党相信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应该听党的话，积极参加运动，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个同事看出他的这种心情，颇有深意地向他暗示说：“我们的政治，就是三尺教鞭。学生能拿出几篇有份量的毕业论文，就是我们的贡献！此外之事，非敢予闻。”他听了十分不能同意：“这种一尘不染、洁身自好的态度，我是不敢苟同的。党是母亲，我们是儿女。母亲身上有了污点，儿女有责任帮她清洗干净。一个政党如同一个人，如果有了缺点，哪怕是刚在萌生状态，若不及时改正，天长日久，也难免蠹众而木折，隙小而墙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发言稿终于写好了。他反复地看了几遍，对个别词句稍事修改之后，这才比较满意地点了点头，喝起茶来。他一边喝茶，一边向春英提出了一个他曾反复思考的问题：“运动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不是什么花都可以放？什么话都可以讲？如果是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们党的威信？”

春英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她停下手里的针线活，想了想，审慎地说：“你甭，不论什么事，总是太认真了，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依我看，不论做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分寸、留有余地才好。”

丁哲猛地站起身来，显然有些激动：“不对！留有余地，就不是和党同心同德。譬如说，我们很爱自己的孩子，难道我们会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果子藏起来不给松子吃？再譬如，枝子病了，难道我们只给她糖果而不给她药吃？苦言药，甘言疾嘛。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进行探讨，辨明是非。”说着，看了看手表，开会的时间快到了。他说了声：“你和孩子先睡吧，不要等我！”便匆匆地走了。

丈夫的话，春英是从来不计斤较两的：他就是这么个人，一条道儿走到黑，碰了南墙不回头。从做学问，到为人处事，他都是这么个脾气。她爱他的什么呢？爱他的一切，也包括他的这种“书生气。”她望着丈夫的背影，嘴边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这笑是幸福、甜蜜的。

有人说，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有人说，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还有人说，她的这个小家庭是一只甜得不能再甜的蜜罐子……

是的，她生活在蜜里。在她的生活中，除了甜的还是甜的。

谁会想到，这个甜得不能再甜的蜜罐子，在一个多月后竟出现了可怕的裂纹。一块突然飞来的天外石落在了它的身上。

上午九点多钟，太阳透过窗户玻璃晒到床上，丁哲才无精打彩地爬下床。隔离反省一个多月来，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家里睡觉。起床后，他朝镜子里匆匆地溜了一眼，里面映出个人影：那人脸色是黄的，眼珠是红的，眼眶是黑的。黑而柔软的长头发胡乱地向下纷披着，尖削削的下巴上长满了胡茬……这就是人们心目中那个年轻英俊而富有才华的丁哲教授吗？他苦笑了笑。

他慢慢地踱出了房门。松子躲在厨房里，用手指抠着煤炉子里的黑烟灰，往小嘴边涂着，画了两撇八字胡，然后就对着一个破镜片照，乐得哈哈地笑。他看见爸爸，先是一愣，随即丢下手中的镜片，高兴地扑上去：“爸爸，妈到省委上班去了，她还给你留了好吃的。”说着，小家伙蹦跳到碗橱前，捧

来个大碟子，原来是鸡蛋葱花饼。丁哲的喉咙痒痒的，象卡了个什么东西。“爸不饿，你吃吧！”说着，两眼痴呆呆地盯着儿子嘴上的八字胡，一动也不动。

的确，他不想吃什么，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欲望。他只有一个最平凡的欲望：爱！爱他的欧洲古代史的研究工作，爱他的妻子儿女！昨天，当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隔离反省之后，组织上宣布了给他的处分决定：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他对工作的热爱，就在这么几句话里化为了云烟。他所剩下的只有对妻子儿女的爱了。然而，他已知道，这种爱恋的权利也是不会长久的……抓紧时间，把这狂热的爱灌注到妻子儿女身上去，灌注到他生活了十年的这个小家庭里去！哪怕是多一天，不，哪怕是多一分钟也好！

想到不久后他就要被迫离开这个家庭，失去他本来有权利得到的一切——包括他的爱情和幸福，他不由惊恐起来，不由自主地又转回了卧房，“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突然，他与一个人的眼光相遇了——那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姑娘的两眼饱含着艾怨与痛苦，也饱含着愤怒与绝望。那眼光似乎在责问他：“你对得起我们吗？”

他承受不了这眼光的逼视，负疚地低下了

头……

“你对得起我们吗？”——他必须回答。他开始搜索着词句。他不想开脱自己的罪责、为自己辩护，只想给那个责问者以精神上的安慰。到底该怎样回答？他不知道。他好象站在海岸上，眼前茫茫无边，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他又慢慢地抬起头来，重新打量着责问者。朦胧中，他发觉责问者变了，变成了一个温顺的姑娘：晶亮亮的两眼，恰似深山的两潭秋水，默默地和他交换着发自心底的情意；那张棱角分明的小嘴，微微地抿着，好象关藏着说不完的暖心热肺的知心话——这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开始在他的眼前活动起来。接着，他的耳边似乎响起了那姑娘银铃般的咯咯笑声。笑得那么甜，那么脆。这笑声他是这样的熟悉，但是在哪儿听说过呢？他开始追索起来。

二十一岁那年，他大学毕业了，因成绩优异被留校，几年的功夫，由助教当到讲师。当他第一次拿起教鞭走上讲台的时候，发现在他的面前那一片流盼的眼波中，有两颗晶亮的星……

“汪秘书！”突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把丁哲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他慢慢地走出房门：“你找谁？”

来人怪样地睁大了眼睛：“啊！你就是

丁……”

丁哲点点头：“我叫丁哲。”

“不，不，我不找谁！”来人惊恐地摇摇手，缩了缩脖子，逃避瘟疫似地跑走了。丁哲的心里突然间象是被人抽了一鞭！

这时，小姐弟俩正在客厅里闹得厉害。松子用手按着姐姐的脖子，怪声怪调地吼道：“把头低下，你这该死的坏右派！”

“不，我不是右派！”枝子拼命地往上抬头，颤抖抖地争辩。

“你不老实！”

枝子的小鼻孔扇了扇，嘴一撇，“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乱说，你乱说，我、我不是嘛！”

丁哲并没有教训儿子，他轻轻地走过去，把女儿搂在怀里，眼睛热辣辣地难受。

春英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她悄悄地站在丈夫的身边，默默地看着丈夫那张蜡黄、瘦削的脸，劝慰地说：“要想开些，别老是闷在家里，出去转转，散散心。”

丁哲点点头，出去了，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走着。他象一个醉汉一样，不时地撞在什么人身上，或是靠着墙壁喘口气。就这样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公园的密林深处。

他很累，在草坪边一张长靠椅上坐了下来。周